



风为裳 | 作品

风光大

向来缘浅，奈何情深？

纵然，是是非非，兜兜转转，
你我之间也只是隔着爱情罢了。

放手后，思念成城。原来，爱情不能转让，你，不可复制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

风为裳

作品

风光大嫁

向来缘浅，奈何情深？纵然，是是非非，兜兜转转，

你我之间也只是隔着爱情罢了。

放手后，思念成城。原来，爱情不能转让，你，不可复制。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光大嫁/风为裳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
2016.6

ISBN 978-7-209-09634-8

I. ①风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86011号

风光大嫁

风为裳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 × 225mm)
印 张 22
字 数 295千字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
ISBN 978-7-209-09634-8
定 价 32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真正的风光大嫁，不是嫁给房子车子，不是嫁给一场无比盛大的婚礼，不是嫁给众人眼里的羡慕与嫉妒，而是嫁给爱人——他爱你，刚巧，你也爱他。

风 光 大 嫁

目 录

- 第 1 章 上帝在高处吸烟 / 001
- 第 2 章 错过即是过错 / 027
- 第 3 章 左岸深右岸浅 / 057
- 第 4 章 坐看缘分了断 / 087
- 第 5 章 你以为我刀枪不入 / 111
- 第 6 章 执黑先行步步为营 / 131
- 第 7 章 盖过多少被子也只能一辈子 / 159
- 第 8 章 红尘滚滚的来路背井离梦 / 183
- 第 9 章 一粒扣子扣错了 / 207
- 第 10 章 命运绕道而行 / 227
- 第 11 章 所有的脸面都是自己给的 / 251
- 第 12 章 希望似火失望如烟 / 275
- 第 13 章 一个人的温暖移到另一个人的胸膛 / 303
- 第 14 章 开往幸福生活的是艘慢船 / 323



第 1 章

CHAPTER 1



上帝在高处吸烟

01 丈母娘是卖方市场

9月9日是宁馨和隋然结婚的大喜日子。

梳妆镜里的宁馨明眸皓齿，肤如凝脂，一头乌发被化妆师小得的一双巧手盘成一个简单的圆髻。小得退后半步，欣赏着新嫁娘宁馨，不由得感叹：“真是美得没边没沿儿了，我要是男的，我肯定就抢亲了，我！”

一旁的妹妹宁夏接口道：“那当然，知道我妈的口头禅是啥吗？我妈的口头禅是，看到我大闺女长啥样了吧，我当年就这样，出门谁见谁撞树！难怪咱们这胡同没树，敢情都让看我妈的人给撞倒了！”

宁夏学着老妈潘越云的腔调说话，逗得小得咯咯笑。宁夏跟宁馨长得并不十分像，宁夏略矮一点儿，壮一点儿，小麦色皮肤，五官没有宁馨那般刀削斧凿般立体，细看却是精致无比。头发束成马尾，一身绛紫色休闲运动装，简单而又青春洋溢。

宁馨是第一眼美女。宁夏要看第二眼，她是越看越顺眼，越看越舒服的那种。

宁馨对着镜子笑了，她对自己也很满意，她心里盘旋着周华健的那首歌——《明天我要嫁给你》，只不过把“明天”改成了“今天”。宁馨看着镜子里含情脉脉的女子，心里想，这样就好，跟他长长久久，一路到白头——这样就好。

只是，宁馨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天会是她的一个噩梦。

其实，伏笔早在她把隋然带回家时就埋下了。

宁馨把隋然带回家之前就警告过老妈潘越云，把所有对未来女婿的美好幻想统统收起来，他一穷二白，是个“牛畜男”。

潘越云的嘴差点儿就撇到耳根子后面去了。她说：“嘁，还‘牛粪男’，直接说你这朵鲜花插在他这坨牛粪上就得了呗？”一旁的宁夏没忍住，笑出声来，姐也真是的，这档口儿，提什么“牛奋”不“牛粪”的啊！赌等着找吡儿嘛！

宁夏不得不帮着老姐做解释：“妈，您别乱理解，我姐说的‘牛奋男’，是像牛一样正在奋斗的男人，跟您说的那个‘牛粪’不是一回事。”

宁馨感激地看了一眼妹妹，接口说：“是啊，妈，我给您保证他是个潜力股，用不了两年，他绝对变绩优股，给他个机会，还您个奇迹！”

“哟，哟，还我个奇迹？这话耳熟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宁桂林说过。我给了他个机会，他还了我啥？还了我仨孩子和乱糟糟的一辈子！”潘越云脖子上戴着充气的颈椎治疗仪，像只骄傲又不屑的帝企鹅。

一旁哼着裘派唱腔的宁桂林不爱听了：“你这一辈子咋了？你这一辈子老公没出轨，仨孩子个儿顶个儿才貌双全，监狱里没犯人，医院里没病人，知足吧，你，不要太幸福哦！”

“就是，简直就是渔夫的老太婆！”宁夏捣乱。

潘越云说不过女儿，只好白了宁桂林一眼：“唱你的戏去！”

隋然长得不错，清瘦，斯文腼腆，话不多，跟谁都很客气。只是宁夏觉得他不够阳光，他的眼神里有些阴郁的东西。当然，那阴郁并不像伦敦的浓雾，而是像晴天里的一朵阴云，只在不经意间才会灵光一现。宁夏把自己的感觉说给宁馨听，宁馨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，要的就是那忧郁，像梁朝伟吧？我们系里的女生迷他的海了去了。有个叫王露露的，从暗恋到明恋，发短信写微博，简直就要成花痴了。要不是你姐姐我实力超群，早被她们把墙脚挖塌了！”

宁夏咽到肚子里的一句话是，像梁朝伟是好，只是，不是每个女人都都是刘嘉玲。

隋然来过宁家一趟，潘越云的脸色从春暖花开直接变万里雪

飘，毫无过渡。

梁朝伟？就是周润发也不行啊。隋然那张答卷也太“牛粪”了。

宁家三个儿女，宁馨在老妈那儿一向最得宠爱。这下，宁馨踏破底线，潘越云忍无可忍，她冲着宁馨嚷：“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让门弓子给抽了？他连北京的都不是，一个月才挣三千块，你跟了他，住大街上喝西北风去啊？还潜力股，潜力股变垃圾股的到处都是，到时候，你拖着个孩子，哭都找不着调门，赌等着要饭去吧。”

“我拖个孩子要饭吃我愿意！他怎么不是北京的啊？他密云的了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你要说密云不算北京，北京人民都不答应！”恋爱里的女孩儿是弹簧，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比温室效应影响更广，你压得越低，她弹得越高。

潘越云犟不过宁馨，这是宁馨的初恋，宁馨说，她这辈子除了隋然，谁也不嫁。潘越云冷笑了一声：“瞧这名起的，有‘虽然’，就有‘但是’！一辈子这么长，怎么着还不知道呢！”

那不过是潘越云跟女儿赌气的一句话，不想，一语成谶。

娘俩冷战三个月，眼见着女儿的下巴瘦成了锥子，用宁夏的话说：“我姐走在街上，人家都以为是给韩国整容业打广告呢！”潘越云这当妈的还是坐不住了，爱结结吧。吃苦遭罪也是她自己找的。

谈婚论嫁到实质阶段，宁夏觉得简直就是在做买卖。潘越云当然是卖方市场，掌握着主导权，她本就无意把女儿嫁到密云的一户农家。房子是肯定没办法要到了，那就要东西吧。其实，在租的房子里，能要的东西也有限，装修甬提了吧。家电家具什么的也都是能省则省，不然，搬次家，累自己闺女不算，儿子宁致远和老头子宁桂林能袖手旁观吗？那还不是免费搬运工吗？这事儿潘越云不干。

房子可以不要，态度必须得有。韩剧里学来的，潘越云要个保证书。娶个媳妇容易吗？虽然电视上一天到晚这个“裸婚”，那个“蜗居”的，到了生活里，丈母娘的刚性需求谁躲得过啊？能让写保证书，已然给足了面子。

隋然没含糊，笔头子也不错，刷刷刷写了个保证书，保证五年之内，攒够首付的钱。保证十年内，让宁馨有房有车。潘越云捏着那张纸，心里冷笑，没人比她更明白这就是个画饼充饥的事。女儿一旦跟这个男人领了那张证，上了那张床，这保证书就是一纸空文。五年，他不买房，你还能逼女儿跟他离是咋的？十年，他没车没房，你还能让你的外孙女缺爹少娘是咋的？潘越云拿着这张纸瞪着大女儿：“白把你养这么大，你把自己当成一张白条就卖了！”宁馨一句不让：“敢情您把我养这么大，就是为了卖个高价啊？真黑啊，搁过去，您就是杜十娘的亲娘吧？”

潘越云要谈的条件是拍婚纱照的影楼、结婚的酒席和车队。结婚，这都是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配备了，这还有什么好谈的吗？别的没有，这些打眼的项目怎么也得中上水平吧？二姑家小梅结婚，那可是软硬件齐刷刷的……

可是，就这，隋然还是磨磨叽叽。隋然的爸妈倒好，儿子娶媳妇，齐齐躲在后面隐身，让潘越云连个直接对手都见不着。隋然再怎么着也是个孩子，是自己未来的女婿，潘越云心里再不痛快，也总不能逼得太过分。一想到这家人这么不开事，潘越云心里的气就又加了几分。偏偏宁桂林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一扶的主儿，这个家，自己再没点主张，全散架子了。潘越云恨得就算咬碎了牙，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了。

拍婚纱照这事儿宁致远帮了大忙。他在婚庆公司上班，跟一些影楼都有来往，所以，基本上是成本价拍了下来。结婚的酒席定在哪儿，多少钱一桌，婚车要多少辆，新郎新娘要坐什么车，潘越云俨然行家里手，如数家珍地把价报得地地道道，把在婚庆公司上了两年班的宁致远都给惊着了。他说：“妈，我跟我们经理说说，聘您出任我们公司的顾问吧！”潘越云沾沾自喜：“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这么多年，亲朋好友家的酒席吃多了，谁像你们，光吃，也不拿事儿，我这可都学着呢！”宁致远悄悄警告宁馨：“我见过刁的丈母娘，跟妈一

比，我觉得她们都可善良可善良了，妈是重量级，她们就是羽量级，或者，根本就没级，太可怕了！”

酒席多少桌，每桌什么标准这事儿，潘越云跟隋然拉锯一样谈了好几个回合。每次从宁家出来，隋然都黑着一张脸，像宁馨欠他八百万似的。

宁馨也火着。隋然本来并没打算结婚，他一直说先立业后成家，可是宁馨不答应。“我最好的青春陪你一起创业了，等你功成名就了，三十多岁，正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，小姑娘把你接手了，没我什么事儿了！我白陪你爱情长跑了，这我不干！你看电视上的婚恋专家都说了，恋爱时间越长，越不容易结婚！你选，要么结婚，要么一拍两散。”在这样的威胁下，隋然才走上了结婚这条“不归路”。宁夏原本想着两人一起去扯个证，再办两桌酒席，请请亲戚朋友也就算了，却没想到潘越云的心里藏着这么大个“风光大嫁”女儿的梦想。人说了，“当年我嫁给你爸，那才叫裸婚。你爸那天穿的衬衫都是借的。我这辈子这么混过来了，我不能让我三个儿女再跟我一样窝窝囊囊地结婚。风风光光把你们姐妹俩嫁出去，风风光光把小远的媳妇娶进来，这是咱家的‘家策’，谁也动摇不了！”

宁夏不知眉眼高低地呛老妈：“就算我跟我姐能满足你风光嫁女的虚荣，以咱家的条件，宁致远怎么风光娶人家女儿呢？宁致远遇上个跟你一样势利的丈母娘，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啊？所以，以己度人，老妈，我看您还是得放手且放手吧？”

潘越云风轻云淡地一笑：“你跟你姐风光大嫁，有两个有实力的姐夫撑着腰，何愁我儿子不能风风光光娶妻啊？”

宁夏一口茶差点儿喷到宁馨的脸上，她说：“姐……姐，妈这打算卖了咱俩给宁致远换老婆呢！”宁馨一脸不以为然：“嚷什么嚷，你才知道啊？我早就看出咱妈恨不得割斤论两把咱俩拿去卖了，给小远换媳妇呢！”潘越云头不抬眼不睁：“别没良心啊，我替你俩把着关，将来吃香的喝辣的，我能赔受着多少？享福的还不是你们？”

“我减肥，不吃香的，也不喝辣的，您老那好心还是省省吧！还有，您好歹也是新中国一文艺工作者，跟我二姑那要品没品的家庭妇女攀比个什么劲儿啊！”宁夏跟老妈乱贫。潘越云白了宁夏一眼：“这是大是大非问题，我倒想很有品，你爸要给我个百万千万的身家，你们找牛粪男马粪男，我二话不说！”

“我要百万千万身家，我娶你？”宁桂林总能在紧要关头冷不丁来一句。

“那你娶谁？你说你娶谁？是不是还惦记着‘小白鞋’，你说？”“小白鞋”是宁桂林在京剧团时喜欢的一个女孩子，宁家三个孩子谁也没见过“小白鞋”，但她却时时出现在宁家的生活里。在宁夏看来，那也只是父母耍花腔的一种方式而已。

潘越云跟隋然谈判来谈判去，中间做“夹心饼干”的是宁馨。虽然宁馨对隋然家的“穷”有充分的了解，但她做梦也没想到婆家那么铁公鸡。隋然是家里的独子，再怎么着，家里也得给他拿出十万八万来结婚吧？可是隋然家那踢一踢，一哼哼，挤出一点儿血的态度让宁馨非常不爽。就算是密云的，娶一媳妇，也不能空手套白狼吧？宁馨听公司里的一姑娘说，农村娶一媳妇更了不得，房子这些都不算，还要“一窝金”，这说法把宁馨笑坏了。说给隋然听时，隋然说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女的成天说独立说解放，干吗结婚就非得占男家便宜呢？”这话一说出来就让宁馨炸了窝儿：“怎么就占男方便宜了呢？自古不都这样吗？再说了，没钱还没个态度吗？未来的公婆好歹露个面，跟老妈说一说，自己也好跟老妈讲讲情不是？人家倒好，把你扔出来做个马前卒，剩下的天聋地哑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。”

但这些，她还就敢跟隋然说说，万不敢在老妈面前抱怨。本来老妈那就一火药桶，她这给点火星，爆炸起来，伤得还不是她自己嘛。

宁馨心里的火一点点攒着，没想到隋然倒起了刺儿。

在去领证的途中，两人又说酒席的事儿，宁馨说老妈已经退让得够可以了，再要不答应，那就是逼哑巴说话，有点欺负人了。

没想到隋然居然瞪眼说：“我没想到你们家这么小市民，你妈的眼里就住着人民币！”

宁馨自己觉得潘越云小市民势利可以，隋然你有什么资格说啊？宁馨的火腾地上了房，她说：“隋然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！”隋然那拗劲儿上来了，红口白牙地又说了一遍。宁馨喊司机停，她跳下出租车，站在路中间冲着隋然嚷：“她要是真势利，就宁死也不会把我嫁给你这只铁公鸡了！你们家人不小市民，你们家人眼里不住着人民币，你们家人清高，视金钱如粪土，那怎么连个钱影儿都没见着呢？”

隋然手插着兜，一脸死相地问宁馨：“你说，到底去不去领证？去，咱们就赶紧的，不去，咱就回去，别在这吵，丢人！”

宁馨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。她都这么委屈了，隋然让一让她就不行吗？

张小嫻说，所有处在恋爱年龄的女孩子总是分成两派：一派说，爱对方多一点儿是幸福的；另一派说，对方多爱我一点儿，才是幸福的。也许两派都是错的，爱情的形式与分量从来不是设定在你的心里，你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你便会开始一段什么样的爱情。没辙，谁叫你爱他？爱是最不讲理的事。

宁馨在大学里很多人追，但她爱上了隋然，委曲求全上赶着“逼婚”，人家不情不愿，自己走投无路，欲哭无泪。

隋然伸手拦了出租车，他拉了一下宁馨，宁馨知道如果自己再拧下去，隋然会自己走，那样或许两人就真完了。她坐到车里，眼泪仍不停地往外涌。隋然说了民政局的地址。司机看了两人一眼，宁馨想，他一定以为是去办离婚的吧？

这样一想，宁馨又恨不得用抹布把刚才那个不吉利的念头擦掉，心想：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

无论男人们多抹黑女孩儿，觉得女孩儿拜物爱钱，事实上，大多数女孩儿在最初投奔一个男人时，心里想的是爱情，唯有爱情。

后来的许多日子，宁馨失眠，睡不着时就想，不如那天自己拧着

不上车，事情在那儿画上个句号，会好很多。

02 宁家的火药桶噌噌冒着火苗子

筹办婚礼的这些日子，宁家几乎成了“火药桶”，宁夏与宁致远连说话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，生怕一不小心踩了雷。宁桂林倒是一如既往，时不时被潘越云吡咤几句，吡咤就吡咤吧，都一辈子了，多两回少两回也不少块肉。

再怎么纠结，再怎么斗争，还是走到了9月9号这一天。

天气不错，天高云阔的。潘越云换上了宁馨在瑞蚨祥为自己定做的改良旗袍，倒是文工团出身的，高雅的着装，再配上那银盘大脸，宁夏说：“比电视里的那些阔太太还阔太太！”潘越云感叹了一声：“可惜啊，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！原指望老了能享上你们的福，到头来啊……”宁夏赶紧吐了下舌头，不敢再往下接。

宁致远公司的化妆师赵小得给宁馨化妆时直夸宁馨长得漂亮。宁馨长得也的确漂亮，像潘越云，一米七二的个儿，魔鬼身材，一双眼睛不笑之前有些不安分，笑了之后倒是静水无波，含情脉脉。

第一次与隋然肌肤相亲。隋然俯在宁馨的颈间说：“你不知道你这白的颈，圆的肩，凛冽的锁骨多少次在梦里被我这样亲吻过！”宁馨亲吻隋然长长的睫毛，她说：“你不知道你这一池湖水让我多想跳入池中！”

恋爱里的人都是诗人。落到现实里，都变成了商人。

本来一切都还算顺利，毕竟到了最后关头，潘越云也不想自己砸场子。坏就坏在宁桂霞出现了。

宁桂霞是宁桂林的妹妹，就是潘越云嘴上常挂着作比较的宁馨的二姑。宁桂霞的女儿小梅嫁了西城一服装贩子。婚礼举行得很排场，据说3888元一桌的就摆了50桌。还买了一百五十平的大House，

把老亲少友都羡慕坏了。小梅高调嫁人之后，宁桂霞就腰板拔溜直地出现在亲戚孩子的婚礼上指点江山。这次宁馨婚礼的好多标准都是参照着小梅婚礼定的。潘越云对隋然的不满很多就来自与小梅的对比，她说：“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人比人。你说你这个头、长相、学历，哪点不落小梅四环开外去，怎么这眼光就被小梅落到河北去了呢？这女孩儿啊，嫁人就是第二次投胎……”宁馨的大眼睛瞪着潘越云，潘越云也就泄了气，都到这会儿了，说这些臭氧层子的话还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没意思透了。

二姑问潘越云这新姑爷的家庭背景，潘越云自然不能说这新姑爷家是密云一农家孩子，“牛奋男”。她绕着弯子说，这孩子在一世界五百强企业上班，很受重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现在钱是没有，但是刘邦当初还不是编草席子的吗？受宁桂林影响，潘越云这戏也算没白看，还知道刘邦的出身。

可宁桂霞是什么人啊，她屋里屋外转了两圈，洞若观火，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她太了解自己这位大嫂了，大嫂是有骡子决不吹马，有马不吹牛的主儿啊。她说：“唉，这也是，不是谁都有穿金戴银的命，打小啊，我就看这小馨仗着自己长得漂亮，拈轻怕重，手高眼低，这看不起那瞧不上，我就跟我哥说，这孩子没好命。矫情！倒是我们小梅，皮实，拿得起放得下，懂得好歹。”

潘越云的一张脸拉得比长白山还长，心想：会说话吗？那姑娘也就嫁个服装贩子，这要嫁个达官贵人，这地球都搁不下她了呢！这嘚瑟的。但是，自己闺女也的确不争气，有啥法儿？她说：“这命好命不好，也不在这一时，这一辈子还长着，谁不是三穷三富过到老的？眼光且放长些，马粪蛋子还有烧包的时候呢。”话虽这样说，潘越云嘴上的泡却是明晃晃的。

话说宁馨结婚这天，二姑宁桂霞进宁馨的屋转了一圈就转出毛病来了。她出来神叨叨地问大嫂：“宁馨戴的这首饰都是秀水街的货啊？这哪行啊？咱们宁家的闺女，又不缺胳膊又不少腿，弄这便宜货结

婚……”宁夏跟在后面叫二姑，她想打个岔儿转移一下二姑的注意力，不想二姑这些年被潘越云的三个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成绩有成绩的孩子比着，好不容易逮着踩一脚的机会，哪那么容易撒手啊？

按理说闺女结婚，自己这当妈的怎么也得陪送几件压箱底的首饰。只是宁桂林那京剧团早就是半歇业状态，基本上只能维持个基本工资，自己那小文工团更是老早就黄了，自己在街道上混个生活费，这三个孩子上大学，家里就没松快过。好歹三个孩子都毕业了，宁桂林的身体又不好，糖尿病，高血压，要不是自己炒股攒点小钱，家里可不就一穷二白嘛。再有就是潘越云的小私心，存折上那点钱总得给宁致远攒着，自己手上最硬的硬通货宁馨都贱卖了，宁夏还能往哪儿指望呢？不给儿子留点后手，将来让儿子打光棍不成？

宁馨自己不争气，也不敢跟老妈要嫁妆。隋然家把办婚礼的钱都出了，自然不肯主动提给宁馨买首饰的事儿。所以，宁夏陪着宁馨在秀水买了一套假的，金光闪闪的，戴上还挺好看。宁馨美滋滋地跟潘越云说：“穿啥戴啥还在人，就我这条儿，这盘儿，戴个草绳子都漂亮！”

潘越云顶一句：“你也就配戴一草绳子，还好意思说！”

宁桂霞眼毒也就算了，还点破。想也是，无风还掀三尺浪，更何况看到浪花涌动，不弄出点动静来，怎么显出三姑六婆的重要性呢？以前，宁桂霞在嫂子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，大侄女的眼睛也总放在脑门儿上，这瞧不上，那看不起的，这回，当二姑的总要抖抖威风，煞煞她家的喜气。

宁桂霞见潘越云没吭气，心下更得意了，故意一惊一乍地假装贴心地说：“大嫂，这哪行啊？咱闺女一辈子就结这一回婚，凭啥就啥都不要就白给了他们家啊？你也不看看这老亲旧友的，谁家闺女结婚戴秀水街的假货啊？”一屋子亲友听得真真的。有没眼色的上来附和，添了一把柴，没人点火，潘越云的心里都火苗子乱窜。这有人一煽风点火，潘越云可不就一下子“爆炸”了嘛。宁夏想，就是找119来救火都不行了。

潘越云像生生被人扇了耳光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。她三步两步闯进宁馨的卧室，一把把化妆的小得推开，说：“给隋然打电话，让他立刻给你买一套金首饰来。四样，戒指，必须要带钻的，那三样，耳环，项链，镯子，金的就行，不买来，你今天就甭想出这个门！”

宁馨也“腾”地炸了，她说：“妈，他接亲的车队已经往咱家走了，没事儿吧，你？”

“当然有事儿，事儿大了！”潘越云一屁股坐在宁馨的床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：“谁知道这当妈的心啊，当初怀你时，一点儿东西不能吃，吃啥吐啥，生你时，我差点儿难产死了。你五岁起，我就送你去学舞蹈，这么多年，咱家多困难都没亏着你……凭啥人家姑娘结婚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凭啥我潘越云的闺女结婚就连个金链子都给不起啊？我这当妈的心啊，就像三九天被人扔雪地里搓一样啊……”

宁夏喊了一声妈，意思是让她别再往下说了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亲戚朋友都在，这像什么啊？潘越云可是当过演员的，人来疯型，难得有场戏，正哭得起劲，岂能让二女儿给破坏了，她说：“你一边儿去，这养儿养女都是冤家啊，你也离我远远的，我能指望上谁啊……我这命苦啊！”

“行了，你别哭了，我打，我打还不行吗？隋然今儿要不把你打点满意了，这婚我不结了！”宁馨一把抹下头纱，抄起电话就打，满脸破釜沉舟的劲儿。

宁夏站在门口，心里无比心疼姐姐，却又束手无策。

03 “牛奋男”，难！

宁致远从外面进来：“妈，接亲的车来了……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宁夏一脸无奈：“妈要金子！”